



林愛眉初次來到這個村落，一切覺得好陌生，好新奇。山後面層疊着更高的山，現出一片淡藍色。有街道，有工廠，河裡的水是黑色混濁的，帶着骯髒的泡沫，疲倦的往西流去。

迎面來了兩個背着嬰孩的少婦，穿著不算時髦，顯然也是個農婦，投給林愛眉她們以好奇的目光，喃喃着什麼。可惜，林愛眉一句也聽不懂。

「她們在講着些什麼？」林愛眉小聲的問阿琴嫂，阿琴嫂帶着滿不在乎的神情回答：「說我們是中部來的女人。」

「她們竟也看得出！」
「當然嘛，一大隊從外地來的人，誰看不出？」

「聽不懂她們的話，好麻煩！」
「那有什麼麻煩呢？其實，他們很多人也會講福佬話。習慣了，我們也會聽懂一點客家話的。」

阿琴嫂胸有成竹。可不是，她到這裡來已經是第三年了，三次的伙伴都不同，阿琴嫂夫婦依舊。他們這次帶領林愛眉這隊人，隊中只有阿琴嫂跟林愛眉是結過婚的人，其他十七、八個，都還是小姑娘。除了阿琴哥，另外還有兩三個男人。

阿琴嫂覺得，出外謀生，光女孩子是不行的，沒有男人作伴，會被人瞧不起。也有很多事情女人辦不到的，需要由男人去處理。比方跟人家辦交涉，男人總比女人強。

阿琴嫂是夫婦檔，林愛眉可不是，她也像個單身女郎，所不同的是她比較成熟，胸脯比較大。她生了長與，前幾天才斷乳。

長與的爸爸——阿狗，他怎麼不來呢？他來了好多，跟阿琴嫂一樣。夫婦出外做工，够苦的，但苦中有樂，能够朝夕相處，賺錢又比別人多一倍，蠻有意思的。可惜，阿

狗這死鬼，不知道到那裡去了。

阿琴哥是這羣娘子的首領，跟這裡的農家接頭，總是由阿琴去辦理。他也可算得是個包頭，有連續不斷的工做，是他的福氣。倘若他休息一、二天，他就得白給這些人吃飯，直等到有工做。

高高興興的來，能不高高興興的回去，全看這一着上面。最怕的是下雨天，細雨濛濛還好，若是下大雨不能做工，阿琴就要踩着脚罵老天爺欺負苦命人啦。娘子軍雖能得些休息，看到阿琴那種燈眉苦臉的樣子，也怪難受的，不如乾脆到田裡做活。

阿琴說，火車站到那個農家不太遠，根本不必坐公共汽車，可是已經走了足足二十五分了，還未到目的地。阿梅最淘氣，她抬起塗滿了廉價花粉的臉衝着阿琴問：

「喂，阿琴哥，你不是說很近了嗎，怎麼還沒到啊？」

「才走十幾分，」阿琴毫無表情的回答他，用下顎指指前面：「馬上就到了，喏，那裡看得見紅瓦蓋的房子！」

「那個房子，嗨！」阿梅故意大驚小怪的：「還得走十來分鐘呢，坐汽車不是馬上到了嗎？何必走那麼久！」

剛剛有一班公共汽車開過去，客人不太多，司機跟女車掌都好奇的瞅着她們。剛好走到招呼站，她們沒有人舉手，車子會一度緩慢下來，可是又一聲叭，揚着灰塵開走了，消逝在丘陵上的矮林裡。

「反正我們不忙，」阿琴苦笑：「今天沒有工好做，剛來，安頓好，我們大家休息休息。」

「晚上可以到街上看電影去嗎？」

「回家以後再去看吧，我們出外做工是為了賺錢，亂花錢沒有意思！」這是另外一個男人，他也幫着阿琴講話。男人有保護女人的責任，但也在監督她們。他叫劉福來，是個養鴨人，偶而離開鴨羣到外面看看，很

有意思，這是他第二次參加這個隊伍。

「劉福來講得也沒有錯，」阿琴嫂笑笑說：「街上有很多好玩的，但是我們帶着你們出來，就得平平安安帶着你們回去，不然的話，我們何必辛苦這一趟？」

林愛眉嚥下了一口口水，她真想頂她一句：「你可曾把阿狗帶回來？你們把阿狗丟在那裡了？」

去年的春天，真使林愛眉傷心，大家都回來了，獨不見阿狗，阿狗也應該跟着大伙兒回來才對。

「我的阿狗呢，阿狗跑到那裡去了？」
愛眉抖着聲音發問。阿狗參加北部插秧隊，一去就是兩三個禮拜，愛眉真想念他，恨不得立刻跳進他寬闊的懷抱裡，可是偏偏不見阿狗回來。

「他，嗯，他恐怕要晚一班車才會回來！」阿琴吞吞吐吐的回答。

「晚一班車？」愛眉不禁失聲叫了起來，「那有這樣的道理，一塊兒去的人，應該一塊兒回來，好好的，怎麼會丟了一個人呢？」

「嗯，」阿琴嫂更慌張：「明天，嗯，他說明天就會趕回來的。阿琴，他不是這樣跟你講的嗎？」

「是阿，他昨天還在在一起的嘛！」阿琴哥趕緊來幫腔。

林愛眉的心猛然跳動了起來，談話得不到要領，但至少已曉得他們的話裡有話，隱瞞着什麼。於是她又向劉福來發問：「你也沒看見阿狗到那裡去？」

「你先別忙，愛眉，」劉福來故意慢吞吞的說，其實他的話也毫無頭緒：「你放心等着就是，明天不回來，後天也許就回來了。他回來你可要罰他，別讓他那樣隨隨便便的進你的房咧，嘿……」

女孩子們都掩着嘴笑了起來。如果真是一場笑話就好了，可惜不是笑話，說不定是場悲劇呢。

大家都是一問三不知，到了夜裡，每個家庭都熱熱鬧鬧的。剛好在鎮上搭着小舞台演布袋戲，女孩子們算這一趟賺的錢，大部分儲蓄起來，準備出嫁時候添粧用。口袋裡留着一兩百元，就買點凍凍果啦，冰棒啦，辛苦了大半个月，也該鬆鬆輕鬆了。

只有林愛眉的家孤孤單單，寂寂寞寞的，公公婆婆本來在踩製發機切甘薯，也無精打彩的停下了工作，婆婆無可奈何的發問：

「到底，阿狗是怎麼搞的，他會跑到那裡去呢？愛眉，你究竟有沒有一點消息呀？」

很晚了，愛眉剛剛洗完澡，她偷偷的淌了不少眼淚，把眼淚用濕毛巾擦乾。她帶着生氣的口吻回答婆婆：「誰知道他，大家還不是平平安安的回來？聽說昨天晚上，他們大伙兒都還在。」

「遲回家幾天也罷，」公公好像頂關心阿狗那筆工資：「工錢該托人先帶回來。嗯，家裡等着錢用那。大家的錢都由阿琴帶回來，回來才分，可是只有阿狗，昨天晚上就嚷着要分，拿去了。唉，該死的！」

公公關心的只是錢嗎？那是不可可能的，愛眉知道，婆婆也知道，公公最關心的還是阿狗本人，只要人回來，沒有那一兩千塊也是無所謂的。

公公和婆婆是道地的種田人，皮膚晒得黑黑的，滿臉的皺紋。經過這次的打擊，雖只經過幾個小時，彷彿一下子更蒼老，更衰弱，就要支持不下去的樣子。

那天晚上，愛眉並沒有出去，她知道，剛回來的一羣女孩子們，全都看布袋戲去了。這裡離街道很近，看得見那裡的燈光，也聽得見丁丁冬冬的聲音。連公公和婆婆都去看戲了，愛眉不願意去。

清明節時分，天氣漸漸暖了，何況這幾天颯陽高照，大有初夏來臨的味道。愛眉想了



司機跟車掌都好奇的望着他們

收據號碼

單款存金儲撥畫	
寄款人姓名住址	收帳戶名
	豐年社
新台幣	台灣第五九三〇號
	局長 經辦員
截日局辦經	
手續費	元 角

單款存金儲撥畫	
寄款人姓名住址	收帳戶名
	豐年社
新台幣	台灣第五九三〇號
	局長 經辦員
截日局辦經	
手續費	元 角

◎存款後由郵局發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◎

戶帳交寄後帳登組金儲撥畫經聯本

查存組金儲撥畫由聯本

居長 總辦員 居彭

一下，把鮮艷的迷你裝脫掉了。這本來是為阿狗的回鄉團聚而特意新製的，她覺得自己多麼的愚蠢，竟然那樣癡心的期待着他回來。她沒有再披上什麼，就只剩下最少最少的衣物，把自己拋在孤零零的竹床上。小長與已經睡熟了，愛眉眼淚兀自流下，流下……

三

這個地方的一切都是陌生而新奇的。農家的建築材料和建築樣式不同，這裡都是火磚或土磚的房屋，不像家鄉的竹造屋——柱子是竹的，牆是竹的，還有竹製的桌椅和床，一切都顯得簡陋。這裡的土地是紅泥巴，家鄉的是砂壤土，看來是家鄉的要肥沃得多。這裡只種水稻，家鄉裡種的作物種類多。這裡的平原窄，家鄉的好廣好潤。

屋後面種着幾棵果樹，拔仔啦，梨仔啦，自己屋後面也有。愛眉覺得親切，夜裡她獨自到這裡抬頭望月亮。

這是頭一個晚上，工作還沒有正式開始，下午才到達，有的跟這裡的婦女們閒聊，或到附近農家走走看看。

四顧無人，她捧出乳房，把漲滿的乳汁擠了出來。

「愛眉，你在這裡？」
一個男人的聲音，她愕然的調轉頭來，趕忙掩住前胸。

「你怎麼曉得我的名字？」
他是這家的年青人，她沒有見過他，但他很像他的哥哥。他的哥哥下午帶領他們到處看看，也告訴他們這一帶農家的大略情形。

「我怎麼會不曉得？我聽她們說，阿狗的太太也來了，我就問她們，阿狗的太太叫什麼，他們就告訴我了。」

「我又不認識你，你這樣關心我做什麼？」

「我叫清海，我認識阿狗！」
她的心突然猛烈跳動了起來，她這次北上，還不是想探聽探聽阿狗的消息？去年沒有跟阿狗一齊來，讓阿狗跑了，至今依然杳無音信。今年她下定決心，想跟她們走一趟，打聽阿狗的消息。沒想，在第一個晚上，她就聽到了阿狗的名字。

「阿狗在那裡？」她顫抖着聲音發問，她心中暗自祈禱，希望清海能告訴她阿狗的確消息。

可是清海的回答使她失望，清海先搖搖頭說：「我也不怎麼清楚。」

「你見過他？」

「嗯，可以這麼說。」

「在那裡？」愛眉緊張的問。

「就在這條街上。」
「真的嗎？就在這條街上？」愛眉的氣都喘不過來了。
「我的朋友在這條街上見過他的。」

通

「豐年」訂閱通知單

新訂自 年 月 日(卷 期)起 年分

信

續訂自 年 月 日(卷 期)起 年分

欄

親愛的豐年讀者：

從今年元旦就開始，本刊改用品質略好的紙張，以求得清晰的印刷效果。新舊紙價的差額，每年達二十四萬元。此外，豐年的印刷工資、稿費、郵資以及人事管理費用，近年來都有相當幅度的增加。我們為了維持收支平衡，不得不調整訂價。

新訂價全年六十元，二年一百元，三年一百四十元，零售每本三元，六十一年一月一日起實行。未到期舊訂戶，在六十年年底以前，提前匯款續訂的，仍然照舊訂價(全年四〇元、二年七〇元、三年一〇〇元)優待。

本刊的老訂戶都知道，我們的訂價一向在生產成本(包括印刷、紙張、稿費)之下，不足之數由廣告及其他收入補貼。要不是收支平衡受到影響，我們決不願增加讀者負擔的。

敬請讀者幫助我們解決困難，我們願意永久為農友們服務，

健康

「那究竟在什麼地方？」
「也許又換了地方，等我跟我朋友先連絡好，再帶你去見我那個朋友。」

「什麼時候？」
「誰知道？誰知道得那麼清楚？他有脚，他可以到處跑阿。」清海在胡扯。

「明天早上你能替我走一趟嗎？」
「明天早上我要上班。」

「我拜托你，清海，趕快和你的朋友連絡！」
「我試試看就是！」清海借着談話的機會，挨到她身邊來了，仰望着月亮，說：「今晚的月亮真好，嗯，你覺得我們這裡的月亮，跟你們那裡完全一樣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那裡的月亮還不一樣！」
清海伸手就來摸愛眉的胸前，愛眉重重的打了他一下，輕聲罵道：「死鬼，你不怕人家看見？」

四

早上的時間真早，五點多一點，阿琴就大聲叫大家起床，準備吃早餐出門。阿琴嫂比較客氣一些，但只要阿琴一叫，她也不響不響的跟着行動了，那也就是她對娘子軍的命令。女孩子們既然願意跟着來，就得無條件服從他們夫婦倆的命令。

東方剛泛起魚肚白色，涼涼的微風，看來是標準的好天氣，絕好的插秧時節。

早餐簡單，午餐更簡單。早餐是白飯，有幾樣小菜，中餐是菜和飯煮在一起，像便當一樣，整鍋的抬到田地裡去。請插秧的農家供應一鍋湯跟茶水，中飯就解決了。他們沒有像南部插秧要吃五餐的習慣，一頓飯約莫花費半個小時，也無所謂休息的時間。她們得從早到晚彎着腰，做插秧的工作，好苦，不習慣的人，不要多大工夫便直不起腰來。

男人們只做撩秧和挑秧的工作，女孩子們才是插秧的主角。十幾個人一字排開，彎着腰插秧，有誰慢了一點，一排插好的秧就變成彎曲的弧線了，因此，誰也不肯落伍。這樣，一塊一塊的秧田被征服過去了。

她們帶着長長的繩索跟幾支丈竹篙。繩索是直線的依據，拉好以後，女孩子們三人一組，帶着丈竹篙，沿着繩索放下去。

每一放，每個人可插五叢，二段，計十叢，插完了就移動丈竹篙，依次插下去。這樣，白茫茫的水田，一下子就塗上了綠色。

林愛眉是做工做慣了的，跟其他的女孩子一樣，幾乎什麼事都做，除了田裡的工作，還包括泥水小工。她的臉和身上用布巾和衣服去保護，有一條面巾，綁在兩頰邊。

她們不像澎湖的蒙面女郎，只露一道眼縫，是把幾乎整個的臉龐露出來的。臉上塗了厚厚的面霜，保護皮膚。當然，還得戴上一頂竹笠。

臉和身體可以想辦法保護，可是一雙手腳可不能够，她們必須犧牲那些地方的美感去掙取生活，替自己儲蓄一點買嫁粧的费用。在她們的家鄉，沒有嫁粧的女孩子是沒有面子的。

林愛眉雖然做慣了許許多多的工作，但是這麼緊張而又長時間持續的工作，也不常做。最難忍受的是半彎的腰肢，本來是那麼輕盈的，可是越來越沉重了，像綁上了一大塊鉛塊一樣，使人難耐。好幾次，真想一屁股坐在泥巴裡喘一口氣。

沒有點心吃也吧，實在該有十幾二十分鐘的中間休息，但阿琴言明在先，他就是打算硬撐到底。他是包工，一天能够多插一點，他賺的錢就更多，女孩子們所得的，反正只不過一天的工資。

「你看清海長得怎麼樣？」女孩子嘛，最愛談談男人的事，說話的是阿梅。跟她在一起的是麗花跟繡雲。

「誰叫清海？」麗花蠻感興趣的反問。
「那騎着摩托車，聽說在工廠上班的那個人嗎？」繡雲問。

阿梅回答她們：「是啊，就是那個，他是清洋的弟弟嘛。」

清洋，大家都認識，他是負責照顧大伙兒的。還有這邊的工作，也可以說是主人家的代表，只要他和阿琴哥同意，工作就可進行了。

清海早就棄農從工在工廠裡做事。他快三十歲

了，還沒有結婚。有些油頭粉面，吊兒郎當的意味，但也因為如此，才特別引起女孩子們的興趣。

「他好帥噢！」阿梅說，惹起了一場嘖嘖的笑聲。她們不敢笑得太大聲，有許多人站在四邊。

他們看到中部的女孩子們，都很感興趣的樣子，北部的女孩子們都學時髦，不願意在田地裡工作了。男人們也都爭先恐後的到外面謀生，讓老一輩的守着祖先的遺產。像這樣特殊的隊伍，難怪引起大家的興趣。

「你跟他談過話嗎？」繡雲問阿梅。他，當然指的是清海。

阿梅喜洋洋的回答：「有啊，早上洗臉的時候我碰見了，他也起得很早，嘴裡叨着烟，劈頭便說：『哦，小阿妹真俏！』」

「哦，以後呢，你又怎樣回答他？」麗花問。
「我說你也好英俊，哦！」三個女孩子都壓低着聲音偷笑了一陣。林愛眉聽得不太遠，聽得一清二楚，尤其她們提到清海，更忍不住要聽。

「就是這樣嗎？」繡雲再問。
「就是這樣，沒有下文了，以後他的嫂嫂出來，清海也不敢多講話啦。」阿梅坦率的說。

「其實，我知道，有一個人呀，跟他講過不少的話！」麗花放低嗓門：「大概她以為沒人看見，可是偏偏給我看見啦！」

「是誰？」阿梅和繡雲緊張的追問。
「就是我們隊裡的那位少奶奶！」

「他們講過什麼話？」
「什麼話我沒聽得很清楚，反正兩個人講得很投機就是！」

「愛眉給阿狗丟掉了，也許她想帶一個男人回去！」
「噫，噫，噫！」

她們你一言我一語的談着，把愛眉形容得很难堪，愛眉覺得很难為情，臉都紅了。

——完——